

崛起 在 鲁甸

LUDIAN
ZAI JUEQI

曾令云◎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鲁甸在崛起

LUDIAN
ZAI JUEQI

曾令云◎著

● 云南出版集团

●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甸在崛起 / 曾令云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222-16530-4

I. ①鲁… II. ①曾…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8079号

策 划: 李 维 赵石定

出 品 人: 赵石定

责任编辑: 刘 焰 徐 霞

装帧设计: 马 滨 杨晓东

责任校对: 陈春梅

责任印制: 洪中丽

LUDIAN ZAI JUEQI

鲁甸在崛起

曾令云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50千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中国石化集团滇黔桂石油勘探局昆明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222-16530-4

定价 35.00元



云南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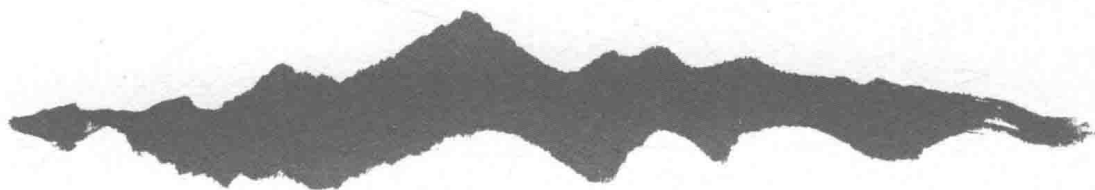
如需购买图书、反馈意见,请与我社联系

总编室: 0871-64109126 发行部: 0871-64108507 审校部: 0871-64164626 印制部: 0871-6419153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鲁甸在崛起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41
第三章	87
第四章	105
第五章	171
第六章	197

第一章

2014年8月3日，是中华民族又一次痛彻心脾、肠如轮转的国殇之日……

那天下午4:30，鲁甸龙头山突然发生里氏6.5级的强烈地震。它是云南1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它发生在东北向西鱼河——昭通断裂带附近，为走滑式地震。震源只有12公里，并在6秒左右，完全释放了6.5级地震的能量，故当量极大，使得震中裂度高达九度。专家说：若再高点，地面的建筑都会飞向高空。它直接波及巧家、会泽、昭阳等地，而鲁甸的龙头山、火德红和巧家的包谷垭、老店为极重灾区。使得617人罹难，112人失踪，23余万人受灾需紧急疏散安置……

鲁甸东北与昭阳接界，东南和贵州威宁毗邻，西南部隔牛栏江与会泽、巧家相望，境内平均海拔1900米左右。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西南工商巨擘李耀庭的故乡，并养育了首屈一指、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史学大师李泽厚先生。龙头山更是一个钟灵毓秀、神秘而美丽的地方，若选胜登临，极目远眺，不管谁人，都会深切地感到龙头山有一种震撼心灵的大气之美。它金沙龙盘、乌蒙虎踞、群峰叠嶂、山峦逶迤、沉郁厚重、磅礴雄浑，人只有站在这里，才知道什么叫皇天后土、大野常川，这里是山的国度，云的海洋。

当年诸葛亮奉命南征，七擒孟获，巩固后方时，曾到过龙头山。西南正史《华阳国志》十分清楚地写道：孟获，朱提人也，他随诸葛亮去了成都、官至蜀国的监察御使，即当今的纪委书记。春秋战国前后，龙头山名曰：朱提山，故那时的昭通便以朱提冠名，其后为乌蒙，改土归流后，才由雍正皇帝赐名为昭通。

诸葛亮站在两汉时期，朝廷冶炼朱提银的遗址上，便颇为感叹地

说道：朱提山有如此丰厚优质的银矿，对蜀国的生存发展，完成汉室的大统，举足轻重、命运攸关，有朱提山为后盾，我便可北征讨伐吴曹……

巍巍然屹立的龙头山，它没有泰山的帝王之尊，也没有黄山的才子之气和华山的奇险之峰，更没有庐山的诡谲多变。但蜿蜒起伏，堆金砌银的逶迤群山，却守望在时光的漫漫长河中，平凡而伟岸，安详而沉着，质朴而奇崛。并以它博大的襟怀，把天给予的灵气和无穷无尽的财富，大度地馈赠给勤劳、善良、敦厚而诚恳的龙头山人，让他们世代地在这里繁衍、生息、万世不绝。

龙头山朱提银的开采冶炼，始于春秋战国，兴于两汉，鼎盛于明清。清嘉庆时期，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万之众，从而支撑了明清两个王朝的很大一部分江山。10万人聚集在这里，促进了龙头山古镇的建设和商贸的发展，除了矿洞里掘矿和满山遍野冶炼矿石的工人外，古镇上居住着2万多人。所以，建筑风格各异的楼房鳞次栉比，商铺、酒肆、茶馆林立，甚至还有轻歌曼舞、丝弦不绝的妓院。在房屋的建筑结构中，既有中原的四合院，天人合一的布局，又有江南水乡玲珑剔透的韵味，更有巴蜀的民居造型，同样不缺湖广气派、典雅的风格。大街宽畅，一律用青石板铺砌，街市繁华、喧腾。每年为朝廷提供上乘滇金1万两，朱提银超过100万两，铜、铅、锌几十万斤。因朱提银质地优良且纯度高，朝廷便规定，它和产于其他地方的比值是1:1.5，用此计算，龙头山为朝廷提供的银子200万两以上。若加上流于民间、官府鲸吞和供龙头山商贸及生活用度的流通，每年产银总量超过300万两。这是多么惊人而使人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啊，所以，不少人便以拥有朱

提银感到荣耀。唐朝大政治家、大文学家韩愈有两个用朱提银制作的酒杯，他便感到特别的惬意、舒畅，每当同僚和文友来访，他不仅喋喋不休地夸耀，递给别人把玩、鉴赏外，还写诗吟道：“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蒲松龄对朱提银也情有独钟，必欲得之，故在他的《聊斋志异》中，精彩地多次描写过朱提银。当年，我在中央党校深造时，曾和同学去过十三陵，在展室里除皇后的凤冠外，还有一铤朱提银，400多年过去了，它没有被氧化和因掘于地宫受腐而变黑，仍熠熠闪烁着诱人的银光。

以往的典籍中，把鲁甸描绘为遍地是银子的地方。不错，在嘉庆时期，拉一车粮食，或者猪、羊、牛肉到龙头山，就能换回数量可观的银子。以后，朱提银的开采冶炼便慢慢地冷落消失了，它不因矿源枯竭，而是粮食、肉食紧张、燃料奇缺，造成开采成本高，甚至得不偿失，龙头山古镇开始萧条，便成为一种必然。但是，南来北往的淘金者、工匠、商贾却有不少滞留在龙头山，他们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不断地繁衍生息，从而使中原、吴越、湖广和川黔的文化在这里交融激荡，文明之花在这里绽放，龙头山变得更加瑰丽多姿……

老天爷是公平的，它把神州大地交给人们时，是眷顾众生，让人们各得其所，所以昭通人便说，天生一棵苗，必有一颗露水珠。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上，有富饶、丰腴的鱼米之乡，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广袤大草原，更有一望无垠的浩瀚大海，莽莽苍苍的大山峻岭，也有狂风呼啸、飞沙走石、气候恶劣、无法让人生存的戈壁、沙漠……这是上天对人们的恩赐。龙头山磅礴逶迤的群峰，上天只能赐以它金、银、铜、铅、锌和茫茫的原始大森林，以及缠绕在脚下的牛栏江和相

邻不远的金沙江。嘉庆以后的100多年间，由于种种让人无法摆脱的制约因素，龙头山慢慢地由工变农，最后定格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读为本的劳作上。整个鲁甸便随之失去遍地是银，曾支撑过两汉、蜀国、明清几个王朝的辉煌，成了现在41万人口中，就有39万农业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在龙头山八宝村，除了皇家开采冶炼朱提银督办署遗址和树冠团团如盖，缕缕花香扑鼻的金银桂花树外，只有几节残碑和刻骨铭心的记忆。

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以地委领导的身份去过龙头山，那时战天斗地的遗风犹存，在各级党政领导的指示督促下，农民群众顶着挥汗如雨的酷暑，筚路蓝缕、殚精竭虑，改山林为梯田、台地。并放炮开山，用鲜血和汗水搬来成千上万吨石头，砌成整齐划一的挡墙，层层叠叠、气势恢宏。我站在山脚，抬眼望去，蔚为壮观的梯田、台地，犹如欧洲中世纪，高大雄伟的城堡。我颇为感慨，颇为赞叹，觉得这种改天换地的精神惊风雨、泣鬼神，觉得毁林开荒，让每个农民有一两亩这样的梯田、台地，就不会挨饿了……

以后，我去了中央党校，两年毕业回来后，便去了教育学院和师专，一在就是十二三年，重新回到地委工作后，因从事的工作不同，那些年就没有机会再去龙头山了。撤地建市后，我任了市委的巡视员，有机会去龙头山，便以读书人的身份，受鲁甸文化名人和地方史专家邀请去到那里。谈论的问题便是朱提银，瞻仰的便是废弃的矿洞和冶炼朱提银的残渣。更让我们兴奋激动的便是八宝村的遗址，以及香气醉倒龙头山的桂花树。往往这时，不会有人再提起梯田、台地，文化人没有这方面的兴趣，我却别有一番心思注心头。便会情不自禁地放眼看去，

就想在郁郁葱葱之中，看到当年农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垒起来的梯田、台地。但却寻觅不到，是被树荫和新建的民宅遮住了，还是自生自灭了，我不得而知。我喜欢龙头山，并不是它成就我创作了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乐马厂》，而是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和历史底蕴厚重的人文环境……

从县城驱车来鲁甸，翻过垭口，进入眼帘的便是一溜狭长的坝子，阡陌纵横，翠绿葱茏中，房舍参差，鸡鸣狗吠。坝子中间，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弯弯曲曲，像一条翡翠的玉带，绿得晃眼睛并潺潺流淌而去，卵石斑驳，鱼翔浅底，万类晴天竞自由。时有赤身裸体的娃娃在河里嬉戏和捞鱼摸虾，一切的一切，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幅恬适、温馨、自由的农耕文明之瑰丽画卷。

走出龙头山镇这狭长、富饶的小坝子，又是另一种韵味，崇山峻岭中，缕缕炊烟袅袅飘浮的地方，便是居住在白云生处的农家。有的地方只有三五家、七八家，较为平坦的地方，有十多家，甚至二三十家，俨然组成了一个村民小组和社区。他们没有能力讲究，前些年搞穿衣戴帽，就是没有闲钱余米，拉账拽钱，也得买些瓷砖和涂料，把土坯房穿衣戴帽，装饰得新崭崭的，老实善良的农民，总把乡镇、村社领导的指示，当成圣旨，把旧寨子弄成新农村。

改革开放，大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龙头山读过高、初中的男男女女坐不住了，他们从报纸杂志和电视上看到了，大山外面的神州大地更是莺歌燕舞、生机勃勃，觉得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约上几个同伴，就想出去闯闯。他们前往昆明、成都、重庆，甚至深圳、上海和北京打工，并且很快就融进了五光十色的世界。

龙头山不少的村民，其先辈来自湖广、巴蜀、秦晋和中原，受遗

传基因的决定，他们一旦出去，便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打造出了一片新天地。经过艰难的打拼和磨砺，小小的龙头山竟然有了好几个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富翁。他们从事流通、建筑、房地产和矿冶，不仅在昭通纵横捭阖、游刃有余，还把事业发展到省城，乃至外省的大都市，让人刮目相看，颇为感叹。

这就是我眼里和记忆中的龙头山。

2014年8月3日下午4:30，山清水秀、花团锦簇、生机勃勃的龙头山，却被6.5级的强烈地震变成满目疮痍的废墟……

那天恰逢赶集的日子，街上人头攒动、笑语喧喧、繁华热闹。收购山货野味的客商，不停地穿梭于卖花椒、核桃和野生菌等人群中讨价还价，气氛尤为浓烈。家住在白云生处的村民，拉着孙子，邀约上乡邻，已经踏上了归家的山路，他们兴致勃勃，绘声绘色讲述着儿女、媳妇在外省打工的各种趣事、传闻。并带着几分自豪且炫耀的口吻，欣喜地说道：儿子今天又给他的卡上打来一千块钱，今天到信用社问了，卡上有三千多块了。有个老大妈更是满脸灿烂地说道，大孙女在苏州找到男朋友了，就是苏州当地的人，家里有水塘，喂了上万只螃蟹，家境很好，小伙子也长得逗人想。去年，孙女回来，还给我买了手机，隔街上远了，打不通，所以不管有事无事，只要逢赶场天，就是来回跑三四十里路，都要来龙头山镇上，为的就是给孙女打电话。今天还把照片发到我的手机上，打开就像看电视那样，还是彩色的。老人说着，就要打开手机，让乡邻看看。没有来赶场的山里人，趁天气好，忙着上山摘花椒，晒干后，带着放暑假的读书娃娃，背到镇上来卖给四川来的客商。

牛栏江、金沙江两岸不管是河谷，还是江岸边的山峦上，由于受地形影响，气候十分炎热，出产的不管是青椒，还是大红袍，都受四川客商的青睐。花椒能去湿生津、开窍除腥、调味增香，四川、重庆湿热，巴蜀人便对大红袍、青椒特别喜欢，情有独钟，神思遐想，觉得只有吃它，才过瘾解馋，一日不见，心里便空落落的，必魂牵梦萦……此时，龙头山所有的芸芸众生，都处在神往、憧憬、从容淡定之中，但谁也没有想到，瞬息之间便天翻地覆、岩崩山裂，硕大的石头挟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翻滚而至，搅得朗朗晴空天昏地暗……错落有序的房屋顺势坍塌了，腾起巨大的烟柱，整个龙头山、火德红和巧家的包谷埆、老店子，便被灭顶之灾所笼罩，倏地，几千生灵便被掩埋在垮塌的泥石流和房屋的废墟之中……

有先哲说：人们最恐惧的是被野兽撕碎、吞噬，独不怕被土地埋葬，人们把自己交给土地最为放心，谓之曰：归宿。而祖祖辈辈居住在白云生处的山民，社会地位十分卑微，与世无争，他们以善为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恬适、淡然、从容、敦厚。他们平凡得再不能平凡，故生无济于事，死无关乎数，他们清清白白做人，坦坦荡荡处世，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为什么老天爷在顷刻之间，就把灭顶之灾降给他们，并将不少的人掩埋在山崩地裂和轰然倒塌的房屋之下……

地震不到一个小时，救援的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在县城通往龙头山的公路上，全是救援的汽车和奔跑的救援人员……

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立即做出要把抢救生命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指示。从而擂响了大国救援的鼙鼓……

晚上8点左右，时任省长的李纪恒和副省长尹建业赶到灾区。此时下起了大雨，余震不断，斗大的滚石不断，掀起滚滚烟尘，市委的领导要求李纪恒不要进入震中，那里太危险，明天再进入震中，李纪恒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明天才进入震中，我连夜赶来干什么，我现在必须进入震中，无非一死嘛！”

屈原《国殇》的最后一段，我把它翻成白话文，它彰显出来的是中华民族面对任何灾难，伟大而不朽的视死如归精神：

“挟着秦弓，带着长剑，首身分离，心中也不悔。精诚勇敢又威武。刚强之气终不减。身即死去，精神犹存，你的灵魂啊，成为国中之雄！”

茫茫黑夜中，龙头山大国救援惊风雨、泣鬼神，华夏民族又在西南边陲，极为偏僻的莽莽群山中，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

第二天清晨，李克强受习近平的委派和嘱托，带领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飞赴灾区。头天晚上，龙头山下了瓢泼大雨，震后散架而疏松的大山，被洪水猛烈冲刷，加之余震不断，山体垮塌，泥石流不断，进入灾区的唯一通道被滚石堵断，竟有三四公里之多，徒步进入灾区的各路救援人员，都面临巨大的危险。

李克强总理乘坐的飞机，穿过八百里秦川，越过莽莽苍苍的秦岭，俯瞰着巴山蜀水和乌蒙雄奇险峻的大山，稳稳地降落在停机坪上。他不吃午饭，甚至连茶水都没有喝一口，很快下了舷梯，登上中巴，便径直向龙头山驰去。到了沙坝，路就断了，这里距震中还有六公里，他没有半点犹豫，便毫不迟疑地迈开了步子，踏着泥泞，冒着纷纷坠落的流石，穿行在被塌方、滚石毁坏的坎坷而十分危险的路上……

龙头山的强烈地震，李克强在第一时间带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爱，带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全国人民的厚望，来到了难民中间，和他一起来灾区的还有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

他个子高挑、身体匀称、反应敏捷，沙坝通往龙头山的路上尽管坎坷不平、险象环生，但李克强却走得很快。他全然不顾自己有无危险，一边走、一边看，见到的是震后破碎的山河、倒塌的房屋，他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便问跟在身边的省委和市委的领导：灾情如何，夜里赶到灾区的救援队伍有多少，转移出来的伤员是否得到即时救助，难民都安置了吗？得到的回答是：地震发生只有15分钟，市委、市政府就启动了一级应急措施，随即几个主要领导就赶往灾区，组织、协调和指挥抗震救灾。地震发生不到一个小时，就有200多官兵进入灾区，实施救援，已救出掩埋在废墟中的群众76人，做出了及时处理后，大多转移到县城医院救治，刨出遇难者的遗体69具。进入灾区的道路完全中断，完全用人力扛进了一百多顶帐篷，连夜抢搭后，安置了老弱病残和孩子一千多人。

李克强总理走到骡马村口，突见一个中年男子背着受伤的小男孩疾步走来，他忙迎上前去，由于只管照顾这个孩子，他双脚一滑，一个踉跄过去，好在他身手敏捷，手掌便扑在泥泞里，没有跌倒在地上。他转身，旋即就在旁边的泥水里，随便把手上的泥泞洗去，上前便亲切地询问孩子的伤情，又俯下身去，爱怜地亲了孩子满是泥土和血污的脸庞，慰藉道：

“别着急，往前走过去不远，就有救护车，会医好的。”

中年男子忙不迭地感谢总理，李克强凝视着他匆忙而步子有点零乱的身影，在场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透过镜片，清晰地看见总理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李克强一定要到震中看看，他说着便迈开大步，走出不到三十米，便有几副担架走过来，他忙叫路中央的所有人给担架让路。说着，他走向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受伤很重的孩子，他俯下身去，见孩子眼里流着眼泪，便亲切地安慰道：

“孩子，不要难过，前面不远就有临时的救护站，还有救护车，我们的医生就在那里，他们会想办法治好你的伤，我们还等你成才，建设我们美丽的国家。”

躺在担架上的孩子，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眼泪流淌，哭出声来了……

在震中，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抗震救灾的紧急会议，汪洋、杨晶和解放军、武警总队、省市领导参加了会议。

省委领导汇报道：地震使鲁甸、巧家、昭阳和会泽近110万人受灾，截止到现在，已有398人遇难，3人失踪，1800人受伤，23万人需紧急疏散，转移安置，26000户的近8万间房屋倒塌，4万户的12万间房屋严重受损，15万户的近20万间房屋一般受损。到目前已从废墟中救出受伤群众200多人，已全部得到救治。

最后，李克强总理使用十分低沉却又十分肯定的声音说道：

“我进入灾区，感触很深，有三个想不到：想不到灾区人民群众的房屋如此破旧，地震来了，无法抗拒冲击波的摇摆，倒塌了很多，不少的地方夷为了平地，成为废墟，没有倒塌的，也损坏严重；二是

想不到伤亡如此大，老百姓普遍贫困；三是想不到云南、昭通在灾难面前，行动之迅速，救援之有力、有序、有效，从而拯救了不少生命。

“党中央、国务院得知鲁甸发生了6.5级地震后，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就在第一时间特别指示：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尽快查清灾情，妥善作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今天一大早，受习总书记的委派，我率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工作组来到这里，就是落实习总书记的指示，把拯救生命放在第一位，不到最后时刻，决不放弃。现在还有一些群众被埋压在倒塌的房屋之下，现在正是紧要的关头，要争分夺秒施救，下面被埋的群众就有生还的希望。多救一个人，就多一个幸福的家庭，救人是第一位的任务，要想尽一切办法，不遗余力，尽快打通生命线，把伤员转出去，把物资运进来。”

为了在黄金72小时中，拯救更多的生命，做到科学有序和有力有效，决定成立军委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国任组长；成立国务院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由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姜力任组长，负责领导、指挥、协调进入灾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抗震救灾工作。

头晚下了暴雨，受灾的村子更是一片泥泞，李克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村子，群众便围过来了，他们有不少的心里话，要向总理倾诉，他凝视、倾听，并不时插进话去，询问家里的人有没有受伤和遇难，有没有地方住？灾民流着眼泪，一一做了回答，李克强情深意切地说道：

“乡亲们，你们受苦了，遭难了，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大家解决困难，以后还会帮助你们重新建起美丽的家园，生活一定比现在更美好！”